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人民文學出版社

曹雪芹著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二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北京

賢龍人嬌噴歲宝玉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醉金剛輕財向義俠
壓魔法姊弟逢五鬼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享福人福深还禱福
宝釵借扇机帶双猷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製灯謎賈政悲識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痴女兒遺帕惹相思
紅樓夢通灵遇双真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理香塚飛燕泣殘紅
薛宝釵羞籠紅麝串
斟情女情重愈斟情
椿灵副蓄痴及局外

石頭記

第二十一回 至三十回
脂硯齋九回評過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二十一回

當得起

賢襲人嬌嗔黛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話說史湘雲跑了出來怕林黛玉赶上宝玉在後忙說仔細絆跌了那里就赶上了林黛玉赶到門前被宝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笑勸道饒他這一遭罷林黛玉撇着手說道我若饒過雲免在再不活着湘雲見宝玉攔住門料黛玉不能

出來寫得湘雲与宝玉又親厚之極却不見疎遠黛玉是何情思耶便立住脚笑道好姐：饒我這一遭罢恰

至宝釵未在湘雲身後也笑道我勸你兩個看宝兄弟分上却丟開手罢好極妙極

玉釵雲三人已難解難分插入宝釵云我勸你兩個看宝兄弟分上話只一句便將四人一齊籠住不知孰遠孰近孰親孰離真好文字

代玉道我不依你們是一氣的都戲弄我不成話是釵兒口吻雖屬尖利真實堪愛堪憐 宝玉勸

道誰敢美你戲：不打趣他；焉敢說你好二字連二他字華灼之至四人正難分解好前三人今忽

四人俱是書中正眼不可少矣有人來請吃飯方往那边來好文章正是閨中女兒口角之事若只管諱：不已則成何文矣

那天早又掌灯時分王夫人李執鳳姐迎探惜等都往賈母这边來大家閒話

了一回各自歸寢湘雲仍往代玉房中安歇前文代玉未末時湘雲宝玉則隨賈母今湘雲已去代玉既末

年歲漸成宝玉各自有房代玉亦各有房宝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

時襲人來推了几次方面自己房中來睡次日天明時便披衣鞞鞋往代玉房

中來時不見紫鵲翠縷二人只見他姊妹兩個尚卧在衾內那林代玉寫代玉身分嚴

嚴密裏省一幅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一個睡態那湘雲却一把青絲拖于枕

畔被只齊胸一灣雪白的膀子掠于被外又帶自兩個金鐲子又一丁睡態寫代玉之睡態

儼然就是娇弱女子可恰湘雲之態則儼然是丁娇態女兒可愛真是人；俱盡人；俱尽了；活跳吾不知作者胸中埋伏多少裙釵

寶玉見了嘆道

嘆字奇除玉御外也
人見之自曰喜也

睡寤还是不老實回來風吹了又嘆肩窩

疼了一面說一面輕的替他蓋上林黛玉早已醒了不醒竟得有人就猜着定是

寶玉因翻身一看果中其料因說道這早晚就跑過來作什麼原寶玉笑道這天

還早呢你起來瞧瞧代玉道你先出去讓我們起來總不寶玉听了轉身出至外邊

代玉起來叫醒湘雲二人都穿了衣服寶玉復又進來坐在鏡台傍邊只見紫

鵑雪雁進來伏侍梳洗湘雲洗了面翠縷便拿殘水要潑寶玉道妙在兩站着我起

勢洗了就完了省得又過去費事說着便走過來行其灣腰洗了兩把紫鵑何過香

皂去寶玉道這盆里的就不必不用搓了再洗了兩把便要手中翠縷道还是

這個毛病免多早晚總改合恨人寶玉也不理忙的要過青鹽擦了牙漱了口完畢

見湘雲已梳完了頭便走過來笑道好妹替我梳上頭罷湘雲道這可不能

忘了二字在娇愁了宝玉笑道好妹：你先時怎麼替我梳了呢湘雲道如今我忘了怎麼梳呢

宝玉道橫豎我不出門又不帶冠子勒子不過打几根散辮子就完了說着又

口中自是應聲而千妹：万妹：的央告湘雲只得扶他的頭來一：梳篦在家不帶冠並不總

出梳筆人却梳角只將四圍短髮編成小辮往頂心髮上掃了總編一根大編紅絲結住自髮

何處沒想而來成此天然对答頂至辮稍一路四顆珍珠下面有金墜脚湘雲一面編着一面說道這珠子只

壬午九月三顆了這一顆不是的我記得是一樣的怎麼少了一颗宝玉道了一颗湘雲

到便宜他四字道必定是外頭去掉下未不妨被人揀了去到便宜他妙談道到便宜他四字

与忘了二字是珠不用此四字妙極是極代玉一傍盪手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丢了也不知

一氣而未移一是給是給于人兩什麼帶去了宝玉不答有神理因鏡台兩边俱是粧奩等物順手

拿起來寶玩何寶玩也不覓又順手拈了胭脂意欲要往口边送是襲人劝

集時笏寫來奇特

因又怕史湘雲說

好極的是
宝玉也

正猶豫間湘雲果在身後看見一手掠着辮子便

伸手来拍的一下忙手中將胭脂打落說道這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晚總改

過一語未了只見襲人進來看見這般光景只是梳洗過了只得回來自己梳

洗忽見宝釵走來因問宝兄弟那去了襲人含笑道宝兄那里還有在家里的

工夫宝釵聽說心中明白又听襲人嘆道姊妹們和氣也有個分寸礼節也沒

個黑家白日鬧的憑人怎在功都是耳傍風宝釵听了心中暗忖道到別看錯

了這個了頭听說話到有些識見此是宝卿初試已下漸成知己蓋宝卿控此
心察得襲人果賢女子也

宝釵便在炕上坐了好逐回細看宝卿待人接物不疎不親不遠不近厭之人
亦未見醜密之情形諸声色今日便在炕上坐了蓋深取

襲卿笑二人文字比回為慢的問言中套問他年紀家鄉等語留神窺察其

言語志量深可敬愛四字包羅許多文章筆墨不似近之開口便云非諸女子
之可比者此句大坏然襲人故佳矣不書此句是大手眼

一時寶玉來了，寶釵方出去。

奇文。寫得釵玉二人形景較諸人皆遠。何也？寶玉心凡，女子前不論貴賤，皆親密之。至豈于寶釵前

反生遠心哉？蓋寶釵之行止端肅恭嚴，不可輕犯。寶玉欲近之而恐一時有責，故不敢狎犯也。寶釵待下愚尚且和平親密，何及于兄弟前有遠心哉？蓋寶玉之形景已泥于陶淵之則，恐不遜反成遠。弟之端也，故二人之遠實相近之至也。至彈免于寶玉，突近之至矣，却遠之至也。不然，後文如何反較勝角口諸事皆出于彈哉？以及寶玉砸玉，彈免之泪枯種，孽障種，憂忿皆情之所爾，更何辯哉？

此一回將寶玉襲人釵聲雲等行止大槩一描已略，從大觀園中文字也。今詳批于此，後久不忽矣。

釵與玉遠中近，彈與玉近中遠，是要繫兩大船不可粗心看過。

寶玉便問襲人道：「怎恁寶姐，和你說的這麼？」

熱鬧見我進來，就跑了，問一聲不答，再問時，襲人方道：「你問我，我那里知道你們的原故？」寶玉听了這話，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比，便笑道：「怎恁動了真氣？」寶玉如此襲人冷笑道：「我那里敢動氣，只是恁今已後別進這屋子了。橫豎有人伏侍，你再別來支使我；仍舊還伏侍老太太去。一面說，一面便在炕上合眼。」

倒下醋妬妍態假態至矣 宝玉見了這般景况深為駭異好可知未嘗見

也現者但莫認真此態為幸 禁不住趕來勸慰那襲人只管合了眼不管與聲免前者效態如 宝玉無了何愈竟可愛猶甚

主意因見麝月進來偏麝月來 便問道好文章 姐：怎了如見 麝月道我知道麼問

你自己便明白了又好 宝玉听說呆了一回自覺無趣便起身嘆道不理我罷

我也睡去說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己床上歪下襲人听他半日無動靜微真字詐字 的

打勦料他睡着便起身拿一領斗蓬來替他剛壓上只听忽的一聲宝玉便掀吾不忍也

過去也仍合目粧睡罵得 襲人明知其意便點頭冷笑道你也不用生氣爛熳 愆此

後我只嚮粧 啞子巴 再不說你一聲免如何宝玉禁不住起身問道我又怎了粧 了你

又勸我你勸我也罷了區是委曲 絕剛又沒見你勸我一進來你就不理我賭氣睡了我

還摸不著是什麼這會子你又說我惱了我何嘗聽見你勸我什麼話了襲人

石頭記每用
凶圖語處無
不精絕奇絕
且總不竟相
犯

壬午九月
時笏

古是凶圖語却從有生以來肺腑中出千斤重

道你心里还不明白还等我說呢正鬧著賈母遣人來叫他吃飯方往前邊來
胡乱吃了半碗仍回自己房中只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麝月在傍边抹骨牌
宝玉素知麝月與襲人親厚一並連麝月也不理揭起軟簾自往里間來麝
月只得跟進來宝玉便推他出去說不敢驚動你們麝月只得咲着出來喚了
兩個小了頭進來宝玉拿一本書歪着看了半天因要茶抬頭只見兩個小了
頭在地下跔著一個大吡兜的生得十分水秀二字奇絕多少姣態包括一
古今野史中無有此文也
宝玉便問你叫什麼名子那了頭便說叫蕙香也好宝玉便問是誰起的蕙香
道我原叫芸香的原是花大姐；改了叫蕙香宝玉道正經說叫晦氣罷了什
麼蕙香呢好極趣極又問你姊妹幾個蕙香道四個宝玉道你第幾個的蕙香道我
第四個的宝玉道明兒就叫四兒不必什麼蕙香蘭氣的那一個配此這些花

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花襲人三子在一面說一面命他到了茶末吃襲人和

麝月在外間听了根嘴而笑這一日宝玉也不大出房此是襲卿第也不和姊

妹了頭等厮鬧此是襲卿第二自己悶的只不過拿省書解悶或弄筆

墨此墨未必成功較往日終有微補小益所謂襲卿有三大功也也不使喚衆人只叫四兔答應誰知四兔是

個聰敏乖巧不過的了頭又是一個有害無益者作者一生為此所悞批者一

犯抱恨盖四字悞人甚矣被悞者深感此批見宝玉用他；變尽方法籠絡宝玉他好但不知襲卿之心思何如

至晚飯後宝玉因吃了兩杯酒眼餒耳熱之際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喜笑

有與今日却冷清；的一人对灯好沒興趣待要赶了他們去又怕他們得了

意已後越崇來寶王惡功此是第若拿出做上的規矩來鎮唬似乎無情太甚寶玉

重情不重礼此是第二大病也說不得橫心只當他們死了橫豎自然也要過的便权當他們

死了毫無牽掛反更能怡然自悅此意却好但襲御筆不應如此棄也宝玉之情

人莫忍為者看至後半却則洞明矣此是宝玉三大病也宝玉看此世人莫忍為之毒故後文方能懸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宝釵之妻廢日之婢豈能棄而

而僧哉玉一生偏僻處

正看至外篇一胙篋一則其文曰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摘玉毀

珠小盜不起焚符破壘而民朴鄙刻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

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鏖絕箏瑟塞替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

散五采膠雜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稟規矩攬工倕之指而

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此上語本莊子看至此意趣洋：起着酒興不禁提筆續曰焚花

起着酒興不禁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動矣奇戕宝釵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竅喪滅情意而閨

而續是非者閣之美惡始相類矣彼含其動則無參商之虞矣其仙姿無戀愛之心矣反其

自站地步靈竅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穴其隊所以迷眩纏陷天下

謂余何人耶

敢續莊子楚奇者也

直似莊老奇甚怪甚

續畢擲筆就寢頭剛自枕便

就

忽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

極怪極之筆

明方醒

此犹是襲人餘功也。想每日每夜宝玉自是心忙身忙口忙之極。今則怡然自適。雖此一判。於身心無所補益。能有一時之閑。自若亦豈非

何沒想怎不令襲卿之所

翻身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

神極之筆。試思襲人不來同卧亦不成。文字來同卧更不同。成

使也。

已卯冬夜

文字却云和衣衾上正是未同卧。未同卧之問。何神奇。文字妙絕。真好襲人真

好石頭記得真。好述者。錯不錯。真好批者。批得出。

這亦暗露玉

宝玉將昨日的事已付与意外

謂飲公子又曰。老好人又曰。無心道人是也。除

兄兩窓淨几

不知尚古淳風

便推他說道起來好生睡看。涼自了原未。襲人見他無曉夜和姊妹們

不寂不離之

厮鬧若直劝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似驚之料。他不遇半日。片刻仍復好了。不

工業

想宝玉一旦夜竟不回轉自己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沒生睡。得今忽見宝玉如

午午益夏

此料他心意回轉便越性不採他。宝玉見他不應便伸手替他解衣。剛解開了

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

宝玉無法只得拉得他的手。嘆道你到底怎

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

趙香梗先生秋
了連問几聲襲人睜眼說道我也不怎
麼你睡醒了你自過那边房里去梳

樹根偶譚内充洗再遲了就趕不上
說得好 宝玉道我過那里去
問得更好 襲人冷笑道你問我

州少陵台有子
知道你愛往那里去就往那里去
恨今偕們兩個丟開手省得鴛鴦鬧叫別

美詞為郡守毀
為已詞先生嘆人笑橫豎那边膩了過來
这边又有個什麼四兒五兒伏侍我們
這起東西可

子美生遭喪亂
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宝玉笑道
你今還記着呢襲人道一百年還記着呢

奔走無家孰料
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話當耳傍
風夜里說了早起就忘了
這方是正直勾起枕

千百年後數緣
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話當耳傍
風夜里說了早起就忘了
這方是正直勾起枕

片瓦猶遭貪吏
宝玉見他娇嗔滿面情不可禁
便向枕边拿起一根玉簪來一跌兩段
說道我

之毒手甚矣才
再不听你說就同這個一樣
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清早起
這是何苦來

人之厄也固改
再不听你說就同這個一樣
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清早起
這是何苦來

公茅屋為秋風
听不留聲听什麼要緊也值得
這種樣子宝玉道你心里那知道
我心里急襲人笑

所破歌數句為道
自此你也知道着急
怎麼可知我心里怎樣快
起來洗臉去罷說着二人方

仁常事

少陸解嘲少陵起來梳洗宝玉往上房去後誰知代玉走來見宝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書遺像太守欺無看可巧翻出昨免的莊子來看至所續之處不覺又氣又笑不禁也題筆續書力忍能對面為一絕云

盜賊公然折克

非已祠傍人有

口呼不得夢歸

來兮聞嘆息白

日無光天地黑

安得曠宅千萬

官太守取之不

盡生欽顏公祠

免毀安如山賣

無端美筆是何人

作踐南華莊子因

不悔自已無見識

却將醜語怪他人

罵得痛快非聲兒不可真好聲兒真好聲兒好詩若云知音者聲兒也至此方完歲玉半回不用宝玉見此詩若長若短亦是大手法

馮畢也往上房來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來誰知鳳姐之人大姐病了正乱着

請大夫來診脉大夫便說替夫人奶、們道喜姐免發熱是見喜了並非別病

王夫人鳳姐听了忙遣人問可好不好醫生回道病虽險却順到还不妨預備

桑虫猪尾要緊鳳姐听了登時忙得起來一面打掃房舍供奉痘疹娘、二面